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虞東學詩卷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祝德麟

刑部郎中_臣許北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_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_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_臣胡廷續

欽定四庫全書

虞東學詩卷九

宗人府主事顧鎮撰

大雅

陸氏德明曰自文王至卷阿十八篇據隆盛之時
推序天命上述祖考之美皆國之大事故為正大
雅焉民勞以下終蕩之什皆變雅也今分正大雅
十八篇為一卷變大雅十三篇為一卷

文王之什

錢氏詩學曰按序文王以下諸詩未言何人所作
惟呂氏春秋引此以為周公之詩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
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疊疊文王令聞不已陳錫
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
亦世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
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穆穆文王於緝熙敬

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
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
作裸將常服黼嘒王之蓋臣無念爾祖無念爾祖聿脩
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
于殷駿命不易命之不易無過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
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右音以
時右平

上通京音 彊躬龍氏讀消按 易震不
于其躬叶 鄭言龍說是乎古音浮

序言受命作周而箋直云受天命而王天下則惑於

中候所云赤雀丹書之事也至三統歷妄稱文王受命九年而崩附會九年大統未集之言而帝王世紀遂有稱王改元之說則尤誣經惑世之甚者中庸言武王未受命武王猶至末年受命安得謂文王稱王改元耶詩緝曰凡經中稱文王受命皆謂天命歸之而已文王未嘗稱王也游氏云泰誓稱文王為文考至武成然後稱文王可知已此詩周公述文王之德業以戒成王

詩緝

疑於祭祀受釐之後因而陳戒者

古義

而後遂以為朝會之樂

集傳

兩君相見亦用之

國語蓋以

昭先王之德於天下

集傳

亦以著興亡之所自以示鑒

也首尾皆言文王與天為一

輔氏

而所以合天者只是

一敬中以周孫子士之世顯與商孫子士之侯服兩

兩相形而宜鑒之意不待末二章而見矣一章言文

王之神在上昭明于天

毛以在上為在民上今從集傳

蓋告王唱首

之語尊瞻之辭也

古義

周邦雖舊而命則新朱子謂自

后稷以來積仁累義到此時人心奔趨自不能已也

顯者光昌之謂以新之氣象言時者應期之謂以新

之機候言

二句單承新命說非分承四句也
一說不顯為至顯不時為至時

文王陟

降在帝左右者文王精神在天與天同運一陟一降

無息不與天相依也二章以下乃陳受命作周之實

疊疊勉也

毛傳

文王之勤明德也

鄭箋

令善也聞聲聞也

鄭箋

勉勉於德不已故令聞亦不已也陳錫敷施也宣

十五年羊舌職引詩昭十年晏子引詩皆曰陳錫哉

周能施也言疊疊而繼以陳錫由精神心術而達之

政事設施也

古義哉始也

爾雅

由能敷恩惠之施以造始

周國也

鄭箋侯維也

毛傳

維文王孫子膺此方新之命也

對成王言故首稱孫而繫子於後謂成王及其後人

耳

古義

本宗百世為天子支庶百世為諸侯盛德必百

世祀也

詩緝

凡者總辭諸侯及王朝卿大夫皆可謂士

孔疏

不顯亦世言周氏子孫亦世世丕顯也未章義問

與此章令聞對四章商孫子五章殷士與此章孫子
士對立義闋動匪直稱頌揚厲而已三章言周士所

以世顯者由其先世事我文王謀國之忠翼翼然恭

敬也思語辭

毛傳

皇美也

用書注

生此王國天生之也王

國克生文王教化作成之也

詩緝

劉氏彝曰多士本由

文王陶範而生而王之邦國又賴多士以為安寧猶

人勤於菑田反以自養樂于植材反以自庇也四章

言所以昭於天聞於人者皆由不已其敬致然穆穆

以盛德氣象言敬則其德之實也後章所謂脩德而

儀刑之者蓋不出乎此

朱子

黃氏樵曰敬於其所當止

所謂敬厥止也

以為語助者非

假大也

蘇氏麗數也

毛傳服屬也

用周禮注

大哉天命使臣有商之孫子

蘇氏

推本言之也商

之孫子其數不止於億而天命既集於周維於周臣屬而已所謂仁不可為衆也

詩緝

五章述殷士裸將之

事以為戒也

詩緝

上章主孫子之世系言則邈其開國

之始曰商此主國亡臣周言則指亡時所稱之號曰

殷

田問

蓋周以命集而致商之服商以命去而致服於

周則天命靡常矣殷士之膚美敏疾者從其孫子贊

裸將於周之京師當周王行

作行也

裸禮之時服其舊

服之黼裳皐冠而助祭也

禮記殷人皐而祭

周人尚臭故先

裸令殷士初覩周禮以先朝服色贊禮新朝固不勝

今昔之感矣

田間

蓋進也

毛傳

忠愛之篤進進無已故曰

忠蓋

呂記

於是呼王之蓋臣而告之曰得毋念爾祖文

王之德乎蓋以戒王而不敢斥言猶曰敢告僕夫云

爾

集傳

六章言念祖當鑒殷七章言鑒殷在法祖也聿

脩厥德者脩其敬德如文王也能敬德則可以長配

天命而多福自求

李解

當殷未失衆時其配上帝亦如

周也今其子孫如此可不以為炯鑒而惕然於命之

不易乎

呂記曰王者代天理物操典禮命討之柄故曰配命又曰配上帝

知命之不

易無使天命自我躬而止

本義

當布明善問度殷廢興

由天之故而加毖焉天之事無聲臭可求惟儀法文

王則天下信而順之蓋文王與天為一法文王即所

以法天也

朱子

凌濛初曰此篇詩體首尾相銜曹子建

白馬篇祖此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
不挾四方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
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維此文王小心
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天監在
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親
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
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變伐大

商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
無貳爾心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騶彭彭維師尚父時
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一章上辰羊反
五章子妹渭上

去通六章天華韻七章隔句
韻野讀渚興讀欣明彌卽反

前篇言文王受命之事此篇歸美武王故敘太姒詳
于太任敘武王詳於文王而首章總目

孔疏

卽為伐殷

起案也序言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是以文王
為緣起坦然明矣詩深謂凡紀一人之事不能不詳

其出身之顛末是也諸儒泛言美文武似未得詩要
領何黃如謂專頌二母失之尤遠一章述天命之去
殷以為末二章張本也明明在下君之善惡不可掩
也赫赫在上天之予奪為甚嚴也

毛以明明屬文鄭以明明兼屬文武

皆非也詩只泛陳天人之理耳今從詩緝

天難信而不可恃為君豈不難

哉觀紂居天位為殷正適乃使之不得挾四方而有
之

集傳

蓋可見矣以殷適言者與生文王生武王相形

義古天既生彼以興周故先位此以亡商也

田問

彙纂曰

使字說得威靈赫然所謂危言以惕之而告諸天之

不假易也二章乃述太任生文王以著興周之本也

詩人蓋以大任起太姒以文王起武王而武王之能

成大業皆文王積功累仁所致故推本言之蓋文王

生非偶然惟摯國之仲女自殷商畿內來嫁于周為

京室之婦

京周京也從後稱之耳箋說誤

及與也行列也古義與王季

德堪並列也於是太任有身而生文王焉

尊卜曰本其未嫁謂

之仲任迨其有子謂之太任

三章言文王之德天人所與也

詩緝小

心翼翼緝熙敬止也聖人之德敬為大上與天心合
下與人心合故事天則多福集之治人則方國附之

朱子泰誓謂文考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是也懷來也蘇氏

自上帝言之則曰懷自文王言之則曰受四章將言

武王之生而特重其母氏之作配文王也文王有盛

德而天心下監大命集焉故於初年默定厥配在洽

之陽以太姒所居言在渭之涘以文王所居言說詳後注

兩地睽隔適成佳偶所謂天作之合也古義嘉昏禮也

當文王將昏之期而大邦有子蓋非人之所能為矣

集傳

五章言文王納徵親迎之事也

疏云此篇主美文王雖王季尚存皆

以文王為主

侃譬也

韓詩作磐孔氏謂如今俗語譬喻物曰磐作然也

譬天之妹

尊之之辭易泰卦六五帝乙歸妹亦其義也文禮也

集傳

卜而得吉則以禮文定其吉祥而納幣焉義箋文王

於是親迎於渭水之傍而比船於水加板其上為之

浮橋甚盛禮也禮盛則光顯矣

傳曰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

舟疏曰文王造制後即以爲天子禮

六章述大妣生武王而原其自於

文王之受命也言天既命文王於周之京矣而克繼

大任之女事者惟此莘國以其長女來嫁也

集傳

上天

眷周之厚既生文王又生武王故曰篤生保安之右

助之而命之伐商以順而動因天人之所欲故曰變

伐也

詩緝

七章述武王伐商而誓諸侯之辭也

古義

殷商

之旅其會如林武成所謂受率其旅若林會於牧野

是也矢於牧野牧誓所謂甲子昧爽王朝至於商郊

牧野乃誓是也維予侯興以下誓衆之辭予我也侯

諸侯也予侯者親之之辭牧誓謂嗟我友邦冢君是

也興起也警其起以聽誓也女爾皆指諸侯也

古史義

記載武王誓師之辭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所

謂無貳爾心也武王灼見天意所在紂師雖衆固不

足畏故稱上帝臨女以鼓其銳而一其志也

舊說謂商衆告

武王與矢于牧野句全不相貫

八章正言伐商之事以終首章之義

也

集傳

牧野之地洋洋寬廣不事憑險也檀車煌煌然

鮮明駟騶彭彭然強盛既整且暇所謂堂堂之陣也

涼作亮助也

漢書

肆遂也維太師尚父如鷹飛揚遂助

武王而伐商不必選鋒陷陣也會戰之朝而天下已
清明焉所謂一戎衣而天下定也按史記言周公能
論歌文武之德達太王王季之思慮則集傳謂詩作
於周公者信矣以為戒成王則首章見其意思固推
敘發祥之自以明武王之成王業也篇名大明者鄭
謂二聖相承其明日以廣大而先儒相傳則又以在
小雅為小明在大雅為大明云○周語摯疇之國由

大任韋注摯疇二國名仲虺之後傅氏曰摯為殷商

畿內國國名記云蔡之平輿有摯亭

一統志平輿故城在河南汝寧

府東

洽陽漢志作郃陽陸奎勲曰言水從洽言邑從郃

非因流絕也

集傳今流已絕故去水加邑

水經注郃陽城南有漢水

東流注於河即洽水也又云郃陽城故有莘邑國

名記云今同州之夏陽即漢郃陽有太姒冢古義云

其先為號地後滅於晉國語神降於莘內史過以為

在號受之是也水經注岐水與杜水合逕岐山又屈

逕周城南又南逕美陽縣南流注於渭是渭為周境
與莘無涉程子注親迎於渭謂周在渭旁不是出疆
說最明畫舊以洽陽渭涘皆指大姒所居非也爾雅
駟馬白腹駟檀弓云周人尚赤戎事秉駟牧野說文
作毋野水經注自朝歌以南暨清水土地平行據臯
跨澤悉牧野之地

縣縣瓜徙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
有家室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

姜女聿來胥宇周原膺膺董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
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
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
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棟之隕隕度之
薨薨築之登登削屨馮馮百堵皆興磬鼓弗勝迺立臯
門臯門有伋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
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柝柝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駮
矣維其喙矣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子曰有疏附予

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下音戶右音以敵
滿以反家音姑後

音戶詩所奏與

走同當音祖

前篇歌論武王而先溯文王之德此篇追述太王而

後及文王之興蓋作周者文王故四始皆以文王為

主序曰文王之興本由太王得其義矣朱鬱儀乃疑

末章為錯簡作偽者

偽魯詩說

遂削去之何其妄也果無

末章則開端緜緜瓜瓞句不成贅語耶此詩疑亦周

公所作不必定謂戒成王而締造艱難之意具見於

詩其亦可為永念者歟一章言在幽時也

鄭箋

大曰瓜

小曰瓠

孔疏

瓜之近本初生者常小其蔓不絕至末而

後大

集傳

立乎文王之世以指太王正如瓜之有瓠故

以為興

田問

民周民也初生只是初起

周昌平

承上縣縣

之瓠為蹶生起案也自從也

集傳

土居也

毛傳

猶今言土著又齊詩

作自杜見漢志師古注

從沮漆二水間居也稱古公者言其久

以著縣縣之義賈公彥曰古者穴居隨地而造在平地則累土為之謂之復言於地上重複為之也高地

則鑿為坎謂之穴曰陶者以瓴甃之類甃之欲其堅
固亦以隔土氣也公劉云於豳斯館七月云入此室
處而此云未有家室者疏謂豳近西戎處在山谷俗
多復穴而居此美在岐新立故曰在豳未有何黃如
創為踰梁山後未至岐下時事則游談無根矣二章
言至岐下也來朝來之朝也以早朝走馬循西方水
涯漆沮之側東行而至岐下也孔疏於時太王盡室以
行爰與姜女同來豳民亦遂相率而來宇焉古義何黃

如曰此章點內助末章推功四友皆開創大關係須

知作者用心之密三章言定宅於岐也周之原地廩

臚然肥美所生之菜菔甘荼苦

舊以菔為
烏頭者誤

而皆如飴

焉則地力之厚信矣謀言始者對契龜言先謀而後

卜也契刻也

集傳訓楚煇從疏誤也
定九年契其軸注同

以刀刻龜甲所

當灼之處也既刻而後用楚煇灼之視其食墨與否

以為兆也曰者龜告之兆告以宜止於是又告以時

日之吉可以築室而居也

詩緝

四章至七章先民事次

宗廟次宮室次門社經綸之次第也

義古

迺慰迺止者

慰安從遷之衆俾止居於是也上云曰止此云迺止

成龜告之意也

詩緝

左右東西列之也

蘇氏

王肅謂開地

置邑以居其民也迺疆以定經界迺理以分土宜迺

宣以導溝洫迺畝以度廣狹

詩緝

蓋既定民居即制民

產自西至東徧執田事焉

張記

言民功脩也

詩所

五章言

建宗廟也乃者繼事之辭先成民而後及此也

王氏

召

司空以營國召司徒以興役規模過涉渭取厲時遠

矣俾立室家對未有室家言謂揆其基址即考功所

稱左祖右社面朝後市也

孔疏

既營度位處皆以繩正

之依其繩直之處而興築則縮束其版版滿築訖乃

升下為上以相承載焉

義

俾立二句總下宗廟宮室

民社言縮版以載則專言作廟翼翼嚴正也

孔疏

六章

言治宮室也

集傳

揀以手取土而盛以藁也度接受其

土而投之版也

義疏

削屢墻成脫版削治其凸數數然

也

劉氏

陟陟衆聲也

集傳

登登用力聲

毛傳

馮

馮牆堅聲

李氏謂甕甕以下宜皆作聲

所治非一室故百堵並舉

其民樂於趨事以磬鼓節之而弗止

磬考工作甕陳祥道曰甕緩也

役以勿亟為義故以甕鼓節之

故曰弗勝言太王之得人心也輔氏

廣曰獨詳板築之事者蓋垣牆所以圍乎外舉此則

其中衆役可知也七章言立門社也立其宮之郭門

謂之臯門則伉然而高立其宮之正門謂之應門則

將將而正

毛傳

後遂以為天子之門焉

集傳

冢土大社也

戎醜大衆也舉大事動大衆必有事乎社而後出謂

之宜

毛傳

太王初立冢土以利攸行而後亦以為天子

之制蓋隱然有克敵致果之槩故特舉以為服混夷

之端

黃氏

八章言服混夷也

詩緝

太王雖不能殄絕混夷

之愠怒亦不隕墜其聲問之美

諸儒皆從鄭以問為聘問按聘問不當以

隕言今從集傳

久之而生齒漸繁歸附日衆柞械則挺拔而

遂茂行道則兌通而成谿混夷畏之而奔突竄伏維

其喙息而已

集傳

此章專說太王康成以屬文王者誤

讀孟子文耳集傳主言太王是矣後又言已為文王

之時猶未能掃除舊說也及註孟子則分畫甚明矣
錢氏詩學曰以皇矣篇觀之柞械拔矣而下皆指太
王時也下章方提出文王言之九章言文王由太王
之業而興也獨舉虞芮之事者謂遷岐之後治道脩
明至文王時而人心歸周雖虞芮猶且質成混夷何
能為梗乎蓋以結避狄遷岐之案也

詩緝

蹶厥生者對

初生而言太王初起時尚自微弱至是則蹶然而興

義箋

蓋王氣勃奮有怒生之象與瓜瓞光景關照

萬時華

予曰以下作詩者之辭

箋義

若曰非特文王聖也其臣

與有助焉率下親上曰疏附相導前後曰先後喻德

宣諭曰奔走武臣折衝曰禦侮

毛傳

雖是章末餘波亦

見文王得人之盛而人才為聖化之助者大也

解此

詩以一句興全篇漢魏間猶能用此法集傳作比今

從毛為興○爾雅陟陟其紹陟孔云近本之瓜必小

於先歲之大瓜故曰其紹陟也鄭康成謂公劉遷豳

居漆沮之地至太王得民心而興王業故本周之生

云於漆沮也顏師古註漢志亦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漆沮之地詩緝曰此言漆沮指豳國是漆沮之上游下言周原傳謂漆沮之間指岐周是漆沮之下

流按水經沮水出北地郡直路縣東過馮翊

音翊對

許音

縣北東入於洛此沮水之源流也漢志扶風有漆

縣漆水在縣西東入渭此漆水之源流也至孔氏引水經云沮水俗謂之漆水則名稱亂矣季氏本曰雍有二漆沮而皆入渭一在漢馮翊之地涇之下流也

一在漢扶風之地澧之上游也禹貢導渭東過漆沮則馮翊之漆沮也意者扶風漆沮小而可畧馮翊漆沮大而當詳歟又云岐周在后稷郃城西八十里蓋復其舊封地也沈氏思明辨錄曰漆沮之從是殺禡之石川河自土沮漆乃杜陽之漆渠河也周初封有殽在今武功公劉豳國在今三水太王遷岐在今岐山則惟有杜陽之漆而已不曰漆沮而曰沮漆又曰自土沮漆非倒文也蓋沮非水名乃是阻水為澤以

為畜魚溉田之用今杜山在招賢鎮壅遏為陂以溉
土田漢世猶名為沮渠水又曰漆水之西沿流而東
南至岐山入渭蓋邕在漆水東故以漆水為西循水
以往抵鳳凰山即所謂岐下也周原在岐山東北與
鳳凰山相連蓋即岐山之麓也以此證之漆水與岐
山合而無沮水明矣良思久宦秦中嘗為余言地理
之書古今紛錯非身履其地不能核也此說與前賢
合其謂沮非沮水則言之鑿鑿為創說云一統志岐

山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山有兩岐故名郡縣
志故虞城在陝州平陸縣東北五十里芮城在陝州
芮城縣西十里古義云平陸芮城俱屬山西平陽府
解州在河東史記註引地理志謂芮在馮翊臨晉縣
乃河西地與平陸迥不相及

芄芄械樸薪之類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濟濟辟王左
右奉璋奉璋峨峨髦士攸宜淲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
于邁六師及之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

人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趣倉九反
宜魚何反

前篇末言得人故以能官人之詩繼之而官人之本則在王之勉勉始言濟濟敬之形於外也末言勉勉敬之純於中也濟濟之儀又根於勉勉之德一章述文王用材不棄微小也以芄芄然叢生樸屬鄭箋之白桺材亦微矣猶採之以備薪毛傳桺積也興文王之於賢才或隨材而用或蓄以待時雖微不棄如此詩緝本義故濟濟然多容儀之辟王為左右所趣向也趣之奈

何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二章舉祀事三章舉戎事

曹氏言此濟濟之辟王其在宗廟則左右執璋瓚以助

灌皆峨峨然壯盛之俊士嫻於駿奔無少失度所謂

攸宜也其在戎行則六師之士不待戒命而踴躍從

王所謂及之也其以涇舟烝徒為興者何黃如曰伐

崇道必涉涇春秋繁露引此詩指伐崇事

詩緝疑為北征獵統

時事四章言文武之材皆文王有以作成之也彼倬然

明大之雲漢昭回於上為天之文章猶文王以文治

昭揭於上也

詩緝

遐之言何周王壽考何不作人者久

於其道而化成也五章言作人之事而歸本玉身也
作之於外而追琢之使有文作之於內而金玉之使

有質

王氏丘氏

惟王之自脩勉勉而不已所謂古之人無

黻譽髦斯士故有以維持四方而大綱小紀罔有失
墜也觀此詩文武所效則前篇所謂疏附先後奔走
禦侮亦畧可見矣古義詩所俱據繁露以首二章為
郊天事按董氏從公羊文王受命邪說不可信今從

舊說為興朱子謂棫樸至假樂疑多周公作○爾雅
樸枹也孫炎曰樸屬叢生謂之枹孔疏玉人云大璋
中璋邊璋皆璋瓚也郊特牲云灌以圭璋故知璋是
璋瓚惟灌用之小宰職云凡祭祀贊裸將之事注云
惟宗廟有灌天地大神至尊不裸此奉璋助裸者祭
宗廟也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瑟彼玉瓚黃
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為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

君子遐不作人清酒既載駢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降戶工反四章福古墨反上去入通六章平上

通

序曰受祖蓋言文王承前人積累而興而衍者謬指先祖為太王王季以前鄭因以君子為太王王季是相沿之誤也今從集傳指文王一章以山興先祖

毛傳

名 旱山麓興君子榛楛興福祿惟旱山高大則麓之得

氣厚故林木茂盛惟先德深長則君子之承藉遠故

福祿盛大豈弟樂易也德盛仁熟和順充積自然樂

易也樂易之君子其干祿亦樂易者猶曰自求多福

耳詩緝所謂異乎人之求之也迂仲二章申上千祿之義

也呂氏彼縝密之玉瓚必有瓠鬯在其中疏曰釀瓠為酒以鬱金之

草和之芬芳流鬯謂之瓠鬯黃如金色在器流動謂之黃流樂易之君子必有福

祿下其躬詩緝言受福之有本也先祖遺子孫之業莫

大於人材呂記故三章以作人言之為能飛而上戾于

天風益之翼也魚能躍而下躍于淵水充其氣也故

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惠研
緒說

讀詩記曰作人之盛至

如鳶飛魚躍非積累薰陶久且熟者不能蓋其來有

自矣此序所謂受祖也四章言報祀先祖以受福也

呂記

清酒既載所謂奉酒醴以告曰嘉粟旨酒謂三時

不害而民和年豐也騂牡既備所謂奉牲以告曰博

碩肥腍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

疏義

如此則先祖饗之

而助以大福矣

詩緝

五章承上言介福之事也

疏義

柞械

瑟然密茂則民取以為薪而燎之矣文王有樂易之
德則先祖之神勞來而賜之福矣前後篇多言柞楸
豈岐山所產柞楸為多詩人即所見以起興歟六章
結言干祿豈弟之義也葛藟延蔓於木之枝榦興文
王憑先祖之功而興起也文王本樂易之德以求福
無一毫覬倖之心自不入於回邪表記云得之自是
不得自是以聽天命所謂不回而豈弟也朱子謂詩
有享祀神勞等語或亦受釐之樂前篇言辟王言六

師此篇言駢牡孔氏謂據後事言之其說然也何黃
如曰不言山而言麓人君不以高危峻絕自處人人
得而親近之亦人人得而取給之其為豈第孰加焉
此詩人言旱麓之義也○漢志漢中南鄭縣旱山涇
水所出其地與鳳翔接壤陸疏楷似荆而赤莖似著
上黨人織以為斗筲箱器又揉以為釵顏監云堪為
箭筈

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太姒嗣徽音

則百斯男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雖雖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肆

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斃譽髦斯士

二章三句一韻妻弟

平上自為韻三章上去通四五章集傳未詳詩貫瑕音胡入轉音樹德轉音斃斃轉音異各兩句為韻

五章皆言文王所以聖也一章專美太任提出文王

之母四字為文王張本也文王生於太任而太任有

齊莊之德其氣稟有自來矣思語辭集

傳

太任能致孝

於姑媚愛周姜以盡婦道示法於婦使太妣繼其美聲不妬忌而子孫衆多詩雖美及太妣而義主太任

故以嗣徽音言之

集傳兼言聖母內助恐非本指

二章言文王接神

人各得其道也

張子

文王上順先公推其心以事天地

百神無有怨恫下治室家推其道以御宗族邦國無

有不順

蘇氏

詩記曰毫髮不愧於隱微然後近者孚故

神罔怨恫始可以刑于寡妻

疏曰嫡妻惟一故曰寡

三章言純

亦不已也

詩緝

雖在宮即刑寡妻之事肅肅在廟即

惠宗公之事

田間

不顯耳目所不到無射彈射所不及

射舊作數義頗費解今從古義讀如石

臨者自外臨之保者已自保也

田間

此聖人之自強不息也

許氏

詩記曰上章言神人孚

格欲求其所以孚格者當於此觀之四章言從容中

道也

詩緝

戎疾大害也

毛傳

如羹里之囚是也

呂記

烈光也

本義

假大也

毛傳

言雖大害不絕而文明柔順之德光大

不玷惟其至性安安不待舊聞亦式於度無事教諫

亦入於善故能常變無違若此

詩深

傳所謂性與天合

也五章言至誠能化也

詩緝

文王豈弟作人壯者成而

有德少者學而有造

當如造士之造不當訓為

今雖文王往矣而

肅雝之精神如在無有厭斁士類聞風興起皆有名

譽而成俊乂之美焉

郝氏

蓋非言無數致譽髦言無數

之心於今譽髦可見耳

田間

詩記曰聖人澤流萬世莫

大於作人故以是終焉典謨作於虞夏已曰稽古此

詩追述文王以為古之人蓋同一例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

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
西顧此維與宅作之屏之其畱其翳脩之平之其灌其
栴啓之辟之其櫟其楮攘之剔之其縻其柘帝遷明德
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帝省其山柞械斯拔松
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維比王季因心則友
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維
此王季帝度其心貺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
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

祉施于孫子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
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
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依其在京侵自阮疆
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
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帝謂
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
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鈎援與爾
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

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第第崇墉仡

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二章柘古之怒反屏與平韻辟與剔

韻德與配韻通章隔句韻三章友音以四章類比悔祉子上去通五章邦博工反六章池音陀七章革音

棘八章禡

古音慕

萬時華曰縣詩意在敘王業艱難之由故詳在太王

遷岐而以文王為歸束此詩意在序王業盛大之由

故詳在文王伐密伐崇而以太王王季為緣起集傳

以一二章言天命太王三四章言天命王季五六七

八章言天命文王愚謂前雖分言太王王季而章語銜接歸注文王詩固有宗主也開章便提上帝復言帝者次章言帝遷三章言帝省四章言帝度言帝祉後四章三言帝謂而歸於德之明而靡悔可見周家世德久協天心而天之徘徊眷戀以縣八百之祚者亦經詳細鑒觀非倉猝而畀之也序曰美周其旨深矣一章言天以岐周與太王為文王受命基也莫漢書作瘼病也

集傳

耆老也

鄭箋

遲久也

歐義

憎惡也式用也

鄭箋 廓大也此謂岐周也集傳言天臨下監觀惟求民病

苦何在而欲安定之蓋民心之外無天心也夏商二

國毛傳既失其道於是究度四方之國遲久致察惡其

用大而為虐者若以增大規模為言當在西顧與完之後不當先言增大後言乃眷也不

如舊說之順今用夾漈語惟太王能以民瘼為念乃眷然西顧而

以此岐周與之居也二章言太王宅周之事也立死

曰菑自斃曰翳叢生曰灌俱爾雅行生曰柳程子檉河柳

也椐櫝也廩山桑也爾雅柘亦桑類蘇氏作屏脩平啟闢

皆除去之義攘剔則長成之桑柘之性芟剔而後茂

也

詩緝

串習也

毛傳

夷平也

程子

蓋太王有明德天為遷而

宅此遂使深阻之區民皆習其平易載路而歸所謂

有夷之行從之者如歸市也

毛傳

惟王者配天天將立

文王以為配

程子

故當太王之時而受命既固焉受命

即受與宅之命也三四章皆言王季之事而三章先

言帝省山而作邦對見天心之隱有所屬也柞械拔

松柏兌即上作屏等事

兌義見緜詩不當別解

作邦即此維與

宅作對即天立厥配太伯因天心以讓之季季又因
兄心以承其讓則季之善事其兄皆因心自然而非
有勉強故能篤厚周家之慶而予兄以讓德之光既
受天祿而無失矣至於後人而遂有天下也王氏曰
大伯避季而季疑於不友故特言其友以表之自之
云者言自大伯讓王季而王業已定矣四章言受祿
無喪之實也帝度其心者度其受讓則友之心猶當
從樂記作莫

音陌左
傳同

靜也莫其德音者靜穆而不矜

令名也光輝發越曰明

古義

知類通達曰類

詩緝

教誨不

倦曰長慶賞刑威曰君

左傳

前敘太王曰帝遷明德此

敘王季曰其德克明下敘文王曰其德靡悔又曰予

懷明德是明德為此詩要領故重言克明為下五者

之綱也王大邦謂主岐周而為方伯也慈和徧服曰

順擇善而從曰比

左傳

此又為王此大邦之事傳之文

王其德尤無遺憾歷代帝眷至此而實受其福以延

於子孫焉程子曰此二句結之而下述文王之事五

章六章言文王伐密也伐密之舉疑於黨阮而侵密

土地故五章先託帝謂以發明文王之心畔偏也援

黨也

詩緝

歆者欲之動羨者愛慕也

程

然語辭

說文

言文

王無此四者非禁止之謂崖之高者曰岸登岸者據

高以制下諸侯有為暴亂者先脩威德以臨之也

集傳

說理甚精而未協情事今用本義

密人不恭敢違方伯之約束興兵

侵阮犯其共邑文王於是赫怒整旅按止徂共之衆

毛傳按止也孟子作遏

此蓋救亂安民以厚周家之福荅天下

仰望之心而非有所畔援歆羨也六章言文王駐兵

國都

呂記

以為聲援然後興師自阮疆而出高岡陵阿

泉池皆阮境也文王為阮伐密視阮地如已地故謂

之我

詩緝

非據為已有也度過也

古義

小山別大山曰鮮

爾雅

鮮原疑即周原蓋岐山之麓也度鮮原以下言班

師而歸於岐周也

古義田間

方嚮也

鄭箋

王往也

集傳

萬邦法

之下民歸之一伐密而天下歸仁也

箋

以度鮮原為謀徙程事考本

詩及史記並無文惟見于書序及皇甫謐之說而岐陽自太王以來三世所居今曰居岐之陽安得指為

徒程乎不知先
儒何以信之

七章八章言文王伐崇也崇侯曾譖

文王本詩又有執訊攸馘之事疑於憤兵而張皇擾
攘故七章疊舉帝謂以明之聲以色聲音與笑貌也

夏以革侈大與變革也文王以明德致帝之懷不假
矜厲不事侈張不作聰明以順天理

程子

此明德之實

而帝所懷也帝乃命之謀伐仇方戒以糾同與國脩
備戎具或以鉤梯援引或以臨車俯瞰或以衝車旁
突蓋崇侯助虐殃民罪大於密而恃強負固非攻不

克也仇如仇餉之仇崇侯為萬邦所仇故曰仇方非以譖已而仇之也詢爾以下皆帝謂之辭八章言伐之之事也文王奉天伐罪始猶不忍遽攻故臨車衝

車閉而未用

詩緝

乃崇侯恃其城之高大

毛傳言言高大也

雖

文王所使通訊之人

左傳杜注執訊通訊問之官程大昌云兵交使在其間故曰執

訊也連連不絕彼終頑梗不化於是有所斬馘以警懼

之

田問

猶且安安而不輕暴

程子

惟是暴白其罪告於神

明前既類於上帝矣茲復禡於所征之地

王制

而招之

使來納之使附以孤弱其黨四方聞之已無或侮矣

及不得已而盡銳致攻臨衝之用芾芾然強盛

毛傳

崇

墉之高大者遂搖動而欲壞

韓詩注仇詵搖也疏曰將壞之貌

乃聲

其罪而伐之縱其兵而肆之離其援而絕之杜其國

而滅之四方之人皆以罰當其罪無有拂其心者蓋

天誅不可以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

集傳

故始緩攻之

後加戮焉所謂順帝之則也蓋求民之莫者天也文

王一怒而安民所以順天心而答帝眷也諸詩多陳

文德此篇獨耀武功蓋表王業之隆以結帝遷之案而武王之服四方宅鎬京所以為繼伐也左傳司馬子魚曰文王聞崇亂而伐之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此章首四句即三旬不服之事是類以下乃再駕復伐時事

田間

○爾雅釋木有栲栢郭

璞謂栲樹似栲櫟而庠小子如細栗今案灌栲並言灌非木名則栲亦非木名宜從程解陸疏栲節中腫似扶老即今靈壽也顏師古云廩山桑之有點文者

食廩之蠶其絲可為琴瑟絃其材可為車轅又可為
弓榦孔疏鉤援所以鉤引上城者墨子稱公輸班作
雲梯以攻宋蓋此之謂禮書云楚子使解揚登樓車
以告宋人蓋臨衝也揚子衝不齎皆言衝車之大爾
雅釋天是類是禡師祭也王制天子將出征類乎上
帝禡于所征之地注云上帝謂五德之帝祭於南郊
者春官肆師類造上帝注云造猶即也為兆以類禮
即祭上帝也言隨兵所嚮而祭之不必南郊但所祭

者南郊之帝耳

明非人帝

禡祭不明何神肆師凡四時之

大田獵祭表貉則為位注云貉師祭也祭造軍法者

蓋蚩尤或曰黃帝王肅曰密須氏姞姓之國也漢志

安定郡陰密縣詩密人國按安定郡即涇州集傳誤

注寧州通志阮在岐渭間密遠而阮近集傳誤注涇

州張子曰共阮國地名皇甫謐以阮徂共為三國誤

通典崇國在京兆府鄠縣今隸西安府夏時扈國殷

為崇國路史以為夏後蓋據鯀封崇伯而云也皇極

經世商受十八年西伯伐崇自岐徙居豐並無自程
徙豐之說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
民子來王在靈囿麇鹿攸伏麇鹿濯濯白鳥鵲鵲王在
靈沼於牝魚躍虞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
靡於論鼓鐘於樂辟靡鼙鼓逢逢矇瞍奏公

從舊本分
五章每章

各為一韻亟來囿伏平去入通濯鵲躍上入通
按來音釐釐之入為力囿古音肆伏古蒲北反

靈臺辟靡作於伐崇徙豐之後此篇蓋申皇矣所未

盡也

陸堂

愚謂前篇敘武功此述文德故下武有聲分

言繼文繼伐之事文王德業莫盛於作人辟靡論樂
乃育材之大者孟子引詩特因沼上之問用以誘導
時君耳講師泥之遂謂樂其有靈德以及於鳥獸昆
蟲置重舉輕失之遠矣且臺之名靈取其占候天道
察知妖祥以為百姓所謂亦是借說詩序云民始附
若專主子來言之誠有如朱子所駁者然玩王在二
段分明茂對咸若氣象鼓鐘二段則樂行倫清而風

俗同道德一矣文王之德化至是乃大決於民心故

曰始附也一章言臺成之速也經之者初為量度該

下圉沼言之經謂制其廣深營謂定其基址

劉氏攻築

作也

鄭氏

不日言速也蓋形容之辭二三章承上言速

成之故由於民之趨事也勿亟者愛民之仁子來者

事上之義

陳氏

未有上好仁而不好義者也言在圉

在沼而不言臺者臺以望氣非遊觀之所也鹿易驚

逸攸伏安其所也鳥獸遂生則肥澤濯濯鷥鷥得其

養也魚驚則潛羽則躍若其天也兩以王在冠之而對時育物之義見矣四十五章述辟廡論樂之事也文王既遊囿沼遂於辟廡合樂而論之其懸樂之具兩端有植木為虞虞上有橫木為桺桺上加大版為業業上刻如鋸齒施以采色為崇牙其狀樅樅然也孔疏虞業之上則懸賁之大鼓鏞之大鐘箋疏荀子云鐘陰聲也鼓陽聲也陰陽和而後萬物得鐘鼓應然後八音諧故舉鐘鼓以該八音也於嘆美辭論講求鐘鼓

之度以作樂也

蘇氏

陳氏暘曰鐘鼓樂之器而器非樂

也有精微之義焉鐘鼓不論無以知其義矣古之論

樂者論倫無患則論其情而已其文論而不息則論

其文而已論其義則得之於耳而心喻之得之於心

而神受之豈特聽其鏗鏘而已

鄭箋訓論為倫似不如蘇陳之說之精

大司樂以樂語樂德教國子故於辟靡論之也鼓鐘

謂鼓與鐘非鼓其鐘也前敘賁鏞亦先鼓後鐘樂書

謂鐘師掌金奏必以鼓倡之是也臺沼遊觀無非可

樂之事而稱其樂者乃在辟廋之論鼓鐘所謂樂得英才而教育之菁莪之詩曰樂且有儀其以是歟因復重言申之歎美不已既論之後鼙鼓之聲隆隆而起蓋矇瞍於此方奏樂公所也言鼓不言鐘者天子視學大昕鼓徵辟廋之地以鼓為重也言外有圜橋駐聽聞聲神往之意結法最妙若於論句先言奏樂則此二句不成贅語乎讀書記曰毛鄭以此詩為五章章四句或以為前二章章六句後二章章四句今

觀楚椒舉引詩止於麇鹿攸伏蓋全舉前二章之文也然則章句之傳甚遠未可以意改也質疑曰第二章平去入通韻正是每章一韻不必以一韻分兩章陸堂曰第三章麇鹿起語甚佳兩王在對收篇法自合仍作五章讀可也○左傳杜注靈臺在京兆鄠縣三輔黃圖靈臺在長安西北四十里靈囿在長安西四十二里靈沼在長安西三十里据此則地有三處但相近耳爾雅鹿牡麇麇牝麇白鳥羽色白者陸佃

以為鶩也考工記梓人為筍虞說文云鐘鼓之柶也
爾雅木謂之虞大板謂之業又云大鼓謂之鼗考工
記鞀人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鼗鼓
陳氏樂書十二辰之鐘大鐘也大鐘特懸爾雅所謂
鏞也張萱云鏞庸也古人有大功者必銘之鐘以此
黃圖辟廱在長安西北四十里毛云水旋丘如璧以
節觀者孔云璧體圓而內有孔此水亦圓而內有地
猶如璧然以水繞丘所以節約觀者令在外而觀也

何黃如曰頌云振鷺于飛于彼西雝則辟廱在西郊
韓詩說謂在南方七里內此不足信盧植蔡邕賈逵
服虔潁子容等牽合明堂清廟靈臺辟廱為一袁準
作正論斥之詳見別錄陸疏鼉形似蜥蜴四足長丈
餘甲如鎧其皮堅厚可冒鼓晉安海物記云鼉宵鳴
如桴鼓陸佃謂鼉鼓非特有取於皮亦其聲象鼉鳴
故謂鼉鼓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王配于京世

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
孝思孝思維則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
服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受天之祜
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孚古音浮

下武不上武也

即古詩語

書稱歸馬放牛詩稱戢戈橐矢

是也

或云下當作文武云下當作大未知所据

序曰繼文謂繼先王文德

所謂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也或因詩有成王
字疑為康王以後之詩朱子謂考尋文意只當如舊

說一章言周家世有文德而武王配之也人知周以

武功定天下不知周之為周並不以武為上

下武字
宜貼周

說不宜便
貼武王

考於其世大王荒岐王季則友文王敬止

此三后者皆哲王也其神既已在天矣武王受命鎬

京實與相配其用武者不得已也豈以武為上哉二

章言武王所以配三后者由其能求先世之德而繼

之也

李作起也

蘇氏

求有參經權通常變之義

周氏
康誥

用康又民作求語意類此蓋三后以天之德為德世

德所在即天命所在武王起而求之故配三后即所以配命永言者長存此配命之心不敢一毫有戾於

天

問田

故能成王者之信於天下下篇言自西自東自

南自北無思不服成孚之謂也三章言能成孚則有以式下土矣惟其長言孝思而不忘故人皆信之以為則也孝而曰思跡或不合而思無不同所以求世德者正在於此四章申言孝思維則之義孝為德之順天下愛戴武王式而則之則所以應一人者維以

順德故永言孝思乃以光四海而嗣先王之事也五

章言嗣服奈何蓋不特為今日之式則實為來世之

儀刑

詩所

來許則之而繼承祖宗之武則世世配京配

命而受天之福於無窮矣六章申言來許之事繩祖

武而受天祐祖心即天心也受天祐而四方賀天心

即人心也

迂仲

所謂得萬國之歡心也不遐有佐者臣

民所以輔君朝賀踵至則萬年式之則之媚之而應
以順德所謂遠而有助也蓋求世德永孝思以得天

人之效信乎其尚文德而不尚武功也

文王有聲遘駿有聲遘求厥寧遘觀厥成文王烝哉文
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築城
伊減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遘追來孝王后烝哉王公伊
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豐水東注
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鎬京辟廱自
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考卜維王宅是
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豐水有芑武王宣

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每章末句不入韻又合為一韻熊朋

來曰匪棘其欲欲字禮記引詩作猶猶孝平去通毛大可龍為霖皆曰孝讀畜按孝畜本音轉通無容改

欲為猶芭仕

子平上通

下武言繼文所以繼其文德兼三后言有聲言繼伐

所以繼其武功乃專指文王言武王定天下以武而

序曰繼文文王治豐以文而序曰繼伐皆見尚論深

吉衍者言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則經師之

贊矣此篇舊說孔氏以前四章稱文王後四章稱武王

竊疑詩為武王作非兩詠文武也前路皆言豐不言

鎬何以第五章忽屬武王七章方言宅鎬何以第六

章先言鎬京種種疑竇而以王后稱文王尤有未安

於心者潛谷鄧氏

元錫

曰前二章陳文王之伐後六章

皆武王作鎬繼伐之事

何錢說同

其說差合郝仲輿云首

尾四章稱文武文始之武終之也文王求寧以始武

武王貽孫以終文也中四章稱王后皇王繼諸侯而

為天子也一章著伐崇作豐之本也孔子閒居曰三

代之王必先其令問是為有聲矣古義適與聿同發語

辭集傳駿大也

鄭箋

文王之心但求天下之安寧而觀其

成功耳非有心於有聲也烝進也

爾雅

火氣上升也

說文

蓋熾盛升進之意

詩所云舊說作君然恐當為美盛意

二章即求寧觀

成之事受命受天命以討有罪即皇矣帝謂文王詢

爾仇方也

田問

惟求觀之心切故有此伐崇之武功而

因以作豐張子曰民歸日衆無地以容之必至於遷

也詩述文王遷豐義止於此三章言武王作鎬以配

豐也築城伊減者築城臨水而溝以為池也

毛傳訓減為溝

作豐伊匹者猶雒誥言作周匹休也周公營雒以匹

周武王營鎬以匹豐其事同而語亦類不聞以雒誥

之言為作周何獨泥此詩之文轉使匹義無着乎文

既作豐武復作鎬疑於急圖開拓而匪也惟追文王

來豐之孝

古義

而繼述之耳四章申言匹豐之義王公

文王也追稱曰王其爵則公也

箋訓公為事非

濯即赫濯之

濯即遁駿有聲也

呂訓濯為潞亦非

言文王之駿聲在此豐

之垣耳武王在鎬而四方歸之倚為翰焉垣翰皆屏
蔽之義所謂匹也知王公之為文王則王后之為武
王無疑矣時武王未有天下也五章則為天子矣故
進稱皇王而前之維翰者今且維辟也豐在豐水西
鎬在豐水東鄭箋豐水東注鎬所見也以禹興武明其
王天下之大功也六章言武王作鎬建學而天下化
也張子曰靈臺辟廱文王之學也鎬京辟廱武王之
學也蓋至是而始為天子之學矣

陸堂云辟廱當即
文王辟廱豐鎬相

去祇二十里未必
改作此說可存

服而言思心服也集傳周自西土興

後乃漸及於東文王化行南國後乃漸及於北故曰

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立言之序如此古義七章追敘宅

鎬之先考卜之事也王武王也維武王考卜之以取

正於龜而龜出吉兆以正定之因建為都以成其吉

兆也詩緝何黃如曰言成之正與適觀厥成相應八章

承上辟靡言言武王樹人以為子孫謀也辟靡之育

才如豐水之滋芑芑本穀名今依毛傳為草武王豈無所事乎集傳

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所謂敷求哲人俾輔於爾後嗣
是武王之事也蓋文王求寧之心于以成武王追孝
之實于以盡序謂繼伐者以此若但以伐紂繼伐崇
恐非序者之意○據郡縣誌豐水出京兆鄠縣終南
豐谷北流入渭而詩云東注者按禹貢導渭自鳥鼠
同穴東會於豐入於河是豐水北來渭引之東注故
曰維禹之績也

生民之什

田間詩學曰卷阿以上八篇成王時詩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
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誕
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圻不副無蓄無害以赫厥靈上帝
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
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
后稷呱矣實覃實訃厥聲載路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
就口食蓺之荏菹荏菹旆旆禾役穰穰麻麥幪幪瓜瓞

嘽嘽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第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
實苞實種實裒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粟卽有卬
冢室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恒之秬秠是穫是
畝恒之糜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誕我祀如何或舂或
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
取羝以韋載燔載烈以興嗣歲卽盛于豆于豆于登其
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

于今

一章民嬭韻祀子止韻夙育稷韻二章達他末反
副孚逼反轉讀縣上四句去入通三章字與翼韻

去呱討路平去通林林冰自為韻四章匍音白巖音
逆與食為韻幪味平上通五章茂音老道草茂苞衰
秀好平上去通柴室自為韻六章畝滿以反負房以
反七章掄蹂曳浮惟韻輒烈歲去入通八章登升歆
今韻時祀
悔平上通

生民詩有疑義未決者三履帝武敏歆毛以帝為高
辛鄭以帝為上帝朱子用箋說而從爾雅以履帝武
敏為句一也誕寘隘巷云云毛鄭以為異之於天下
史遷以為不祥而棄之朱子用史記而從康成無人
道之說二也誕我祀兩章毛鄭皆以為后稷郊天而

毛以嗣歲為比年之秋

孔衍義

鄭以嗣歲為新歲祈穀

諸儒又以七章為后稷祭宗廟八章為今王郊天配

稷三也

集傳呂記嚴緝

今按巨跡之說出於列子史遷襲之

而康成信焉諸儒駁之備矣

歐李黃嚴

二八兩章皆言上

帝而首章獨言帝則指為高辛者是敏之訓拇雖見

釋訓而他無所証敏字絕句以歆屬下於文義亦不

順自當以毛傳為正顧祈而得子無故棄之非情理

所有蘇洵常力辨史記之誣獨未解稷之何以見棄

因引姜氏惡寤生為比然姜特惡之耳未嘗多方致之死也反覆經文至后稷呱矣乃如有所得蓋人之初生皆裂胎而出驟失所依故墮地即啼惟羊連胞而下其產獨易詩以如達為比恐稷生未出胎故無坼副災害之事而啼聲亦不聞也坼副謂破裂其胎災害謂難產皆主稷言非言其母姜嫄驚疑而棄之輾轉移徙屢見異徵至於鳥去乃呱則胎破而聲載於路矣玩兩句疊用矣字知前此未嘗呱也從此

推索則稷之棄也有因非為履巨跡而無人道之故
矣後二章皆言時王奉祭末章乃及配天舊說固不
可據諸儒分屬稷祀今祀亦似破碎惟康成以為祈
穀之郊其義甚諦蓋長至郊配之樂已有思文則此
詩應為元日祈穀所用先儒謂二郊皆配以后稷是
也古義云長至之郊稷以祖配祈穀之郊稷以功配
無教民稼穡之功安得祈穀配帝乎又云思文簡而
生民繁者郊止一天故以簡質為尚祈穀則兼天與

五帝其禮繁故其詞亦繁也一章述姜嫄禱而生后

稷也

詩緝

民人也與民之初生義同推本周人之生而

著所自出為姜嫄也不言父而言母者所生之異因

母而見不因父而見也周人世立姜嫄之廟及行大

禘則推本於嚳姜嫄之為嚳妃審矣禋之言煙因煙

氣之上以致其誠也

東

祀天而配以先禘以祓除無

子之疾謂之郊禘維時帝嚳親行姜嫄在後而踐帝

之迹將事齊敏而神歆享之

毛

傳介者相助之義

孫攸

介以姜嫄助祭言攸止則祭畢時也古義震動也毛傳蓋

助祭畢而遂震動有身也左傳邑姜方震夙肅也鄭箋避燕寢

居側室以自斂戢也輔氏生分婉也育長養也稱后稷

者尊而君之為配天張本也二章明稷生之異以明

誕寘之由也誕發語辭集傳彌月終十月也鄭箋先生首

生也集傳達羊子也鄭箋產之難者皆由破胎之後或橫

或逆致成災害也先儒皆言不圻副災害其母其言

近褻且亦何因而棄之乎蓋生人之理無不破胎而

啼者稷獨不然故言赫然著其靈異也於是驚疑以
為不祥豈上帝不寧將降之禍乎抑禋祀不誠神不
安其祀而示此異乎田間何使我徒然生子而不可育

也

集傳居然猶徒然也

三章遂言棄之之事腓避也字愛也

采按

薇註以腓為足隨動毛於此詩訓避亦是動足避之避之所以明愛不必改訓為此

覆自上掩

也翼自下藉也隘巷易致踐踏而牛羊避而愛之平
林恐致異物損傷又適有伐木之人護持之寒冰光
易侵入肌骨而鳥上下掩藉之皆所謂赫厥靈也鳥

去而呱蓋后稷至是始呱人聞聲而取之故長久之

聲滿於路也四章述稷幼好種植之事也詩緝岐嶷立

而竦峻之貌古義言頭角嶄然也通解以就口食言能跂

立取食以就口也方氏蓋始能匍匐便頭角崢嶸至於

能口自食則已有種植之志鄭箋荏菽大豆也禾役禾

之行列也孔疏旆旆枝揚起也集傳穰穰禾多穗也詩話幪

幪茂密也嘽嘽多實也集傳凡五穀瓜瓞之類經其手

植無不美盛史記言棄為兒時好種麻麥麻麥美殆

其天性生知天特啟之以生此民歟尊五章述后稷

掌稼穡而封邰也穀可收曰穡民賴稷教而後有穀

可收是民之穡皆稷之穡也古義稷有輔相造化之道

教民先去豐草然後擇嘉穀而種之謂之黃茂者黃

色而茂盛詩緝齊民要術言收選好穗絕色剗割高懸

之是也方房也苞甲而禾拆也集傳種生不雜也嚴氏曰種

之黃茂己是擇種繼言實種于方苞之後故箋言生不雜疏謂不稂不莠是也衰枝葉長也

發發管也鄭箋秀始穗也呂記堅實堅成也孔疏好無損壞

也

田間

穎垂末也實繁碩故垂末也

王氏

粟不秬也

集傳

左

氏所謂嘉粟也所以詳言其生長成熟之次序者見

稼穡之艱難非一日所致后稷能教民以盡相之之

道故其穡如此

詩緝

是以堯大其功封之於邵使即有

邵而立家室焉言始建國也六章述后稷封邵之後

教國人播嘉種以供祭祀也

詩緝

上章已教民播種矣

此特標種之嘉者以著酒醴粢盛之本蓋秬秠可以

和鬱鬯糜芑可以實簋簠

解頤

四者雜生於地稷能識

別而教民種之若自今始降者故書亦云稷降播種也恒徧也

毛傳

謂徧種之也既成則獲而栖之於畝任

負而歸以供祭祀秬秠言獲畝靡芑言負任互文耳

集傳

張次仲曰祭祀之禮上古有之然不過明水大羹

薦血俛豚而已為饗之禮未備也至是始有嘉穀為

酒食錢氏詩學云此禮始於唐虞而實自后稷開之

故曰肇祀

肇祀當如此疏解句謂肇卽國之祀於義小矣

七章承肇祀來特

加我祀別之明為今王之祀也如何問辭也疏謂美

而將說其事故設辭自問也掄杼米出臼也

孔疏蹂蹂

禾取穀以繼之也

集傳

或舂或掄四句皆為饗之事載

謀載惟四句則綜言內外之祭也謀卜日擇士也

集傳

惟凡思也

說文

凡者非一之辭取香蒿合脾腎藝之使

臭達牆屋此言祭宗廟也又取牡羊以為犯軼之祭

此冬祭行也燔傳諸火也烈貫之而加於火也

集傳

宗

廟與軼皆有尸燔烈所以為尸羞也

曹氏

自宗廟至於

祭行則徧秩矣自粢醴至於燔烈則備物矣皆祭之

屬於今歲者也繼之曰以興嗣歲則新歲祈穀之祭

從之而起即下章所稱也

田問

八章言祈穀郊天而以

后稷配即上章嗣歲之祭詩正為此作也

古義

印我也

爾雅

木曰豆瓦曰登

爾雅

豆薦菹醢登薦大羹也

毛傳

於上

章言簠簋尊俎之實此章言豆登或言實或言器互

相備也

王氏

上帝天與五帝也

禮書

居安也

鄭箋

歆神食氣

也

首末兩歆字義同

凡祭以氣合神故用椒用桂用蕭用鬱

皆以香氣求之

謝枋得

故曰其香始升上帝居歆也此

何但芳臭之薦信得其時誠自后稷降此嘉種肇開
酒醴粢盛之祭故我後人得以順時備物世守不替
庶幾免於罪悔以迄今日上帝所以歆之也蓋歸功
后稷明其實有配天之德序所謂尊祖也實覃實訏
二句依集傳置第三章末○月令仲春玄鳥至至之
日以大牢祠於高禘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
天子所御飲天子所御幸者於郊禘之庭帶以弓韉授以弓矢於高
禘之前按鄭注禮記謂即高辛之君立為禘神而蔡

邕則訓高為尊毛於此及玄鳥傳皆作郊禘疏曰於郊故謂之郊毛傳邵姜嫄之國孔疏邵國當自有君所以得封后稷者或時君滅絕或遷之他所也羅泌云昔帝嚳娶於有駘氏曰姜嫄生后稷而后稷之封亦曰駘說者謂帝堯以其母國封之然及太王復娶於有駘氏曰太姜是姜姓之駘至周猶存豈得云以是封稷哉不知稷封之駘在武功姜姓之駘在琅邪固不同也爾雅秬黑黍秠一稔二米李巡曰黑黍中

有一稭二米者別名為秬又藁

音門

赤苗苞白苗郭曰

今之赤粱粟白粱粟皆好穀又蕭荻郭曰即蒿陸疏

令荻蒿是也或云牛尾蒿似白蒿科生可作燭有香

氣故祭祀以脂焚之為香許慎以為艾蕭非也禮記

疏云一祭之中再度燂蕭郊特牲取腍腍升首祭法

建設朝事燂燎羶薌此朝踐燂蕭也

薦血腥時

又郊特牲

云既奠然後燂蕭合羶薌此饋熟燂蕭也

薦黍稷時

又羊

牡羴郭云吳羊曰羴翼雅云羴是牡羊總名羴乃吳

羊之羝者說約云周官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輶
注云行山曰輶犯之者封土為山象以菩芻棘柏為
神主既祭以車轆之而去此出行之輶也月令孟冬
其祀行注云行在廟門外之西為輶壞厚二寸廣五
尺輪四尺北面設主於輶上疏云禮畢乘車轆之而
去此祭行之輶也此詩當以冬祭行言爾雅疏對文
則木曰豆瓦曰登散則皆名豆考工旒人云豆中縣
是瓦亦名豆也禮書云登儀禮作鐙其實大羹食禮

用之飲禮不用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
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
或獻或酢洗爵奠斚醢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或
歌或嘏敦弓既堅四鍤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
既句既挾四鍤四鍤如樹序賓以不侮曾孫維主酒醴
維醕酌以大斗以祈黃耆黃耆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

祺以介景福

單古音古御單工去通古義炙既墨反鍤
古音胡句鍤樹侮平上去通斗古滴注反

釋文音主音

矩福方墨反

此族燕之樂歌也序曰忠厚而衍者附以仁及草木
養老乞言於義無當集傳定為燕父兄耆老之詩得
之矣而必以祭畢為言者疑於曾孫之稱也按射義
狸首詩曰曾孫侯氏考工記祭侯辭曰詒女曾孫則
曾孫非獨祭時之稱矣彙纂云祭畢之燕射以為樂
於禮文無考又按此詩之射乃因燕而射燕禮記若
射則大射正為司射是也至於大射則因祭而射因

射而燕今詩無祭事自當以王肅燕射之說為正文
按箋以末章為養老呂大臨引王制凡養老者虞氏
以燕禮周人脩而兼用故燕亦有主於養老者然此
詩自是族燕其授几緝御酌斗祈耆文王世子所謂
公與父兄齒也與養老無涉禮書云行葦內睦九族
而其詩有或歌或嘏洗爵奠斚是燕九族同姓也舊
為七章鄭分八章今從集傳為四章一章言設燕之
意

說約

彼敦然聚生道傍之葦方苞而抱籜

丘氏

方體而

成形

鄭箋

初生之葉泥泥然潤澤其可使牛羊踐履之

乎戚戚然內相親

毛傳

之兄弟其可疎遠而不親近之

乎

呂嚴

於是或陳以筵或授以几蓋族燕尚齒故為差

次其具也筵先設几後授而此連言之者詩總其凡

亦為下章加禮地也二章言正燕之禮

說約

蒙上言既

陳以迫地之筵復加以藉身之席蓋少者設筵而已

老者必藉席而安也

鄭箋

既授以憑身之几復加以更

僕之侍蓋老者需人以使而人必續代乃給也按燕

禮無加席緝御之文而詩云然者豈族燕之禮特優
於凡燕抑天子諸侯之燕有不同者歟而戚戚具爾
之意即是見矣主人降洗觚酌膳獻賓賓卒爵坐奠
酢主人亦如之至主人更洗酌醕賓賓受之奠而不
舉以俟旅酬所謂或獻或酢洗爵奠_義罍也
物而異稱者文之變耳_疏醢醢三句即燕禮薦脯醢
設折俎羞庶羞之事醢以濡菹其多汁者曰醢_疏凡
薦諸醢皆以醢為首舉此以該諸醢也燔炙脯也嘉

殺折俎也

國語親戚宴饗則有看丞

脾臄庶羞也

疏云燔炙是正饗脾臄為加

或歌者笙八以下事或罏

徒擊鼓曰罏

者騶虞之鼓九節

其五節先以聽也三章言燕射之禮

說約

上四句是視

算釋獲之事鄉射禮謂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若左

勝則曰左賢於右是序賓以賢也敦弓畫弓也

疏曰公羊

注天子彫弓彫敦古今字彫是畫飾之義

金鏃翦羽謂之鏃

爾雅

鈞參亭也

毛傳

考工記矢三分一在前二在後注云三訂之而平

者前有鐵重也舍釋也徧釋四鏃以中多者為賢也

下四句是設豐飲解之事鄉射禮勝者之弟子洗解
升酌奠於豐上勝者執張弓不勝者執弛弓進立於
射位耦揖及階勝者先升堂不勝者進北面立卒解
坐奠於豐上興揖不勝者先降與升者相左交於階
前相揖是序賓以不侮也句穀同引滿也孔疏射禮搢
三挾一个既挾四錡亦徧釋之意如樹如手就植之
丘氏言貫革而堅正也集傳勝則易於侮故以不侮為德
讀詩記曰四矢既均泛言射者故序以賢四錡如樹

專言勝者故序以不侮四章言射畢終燕而致頌禱之意按文王世子公與族人燕則異姓為賓膳宰為主人方氏慤曰君於同姓無賓之之禮故族燕之賓以異姓据此則上章之賓乃異姓而非父兄也顧膳宰為主人而詩曰曾孫維主者禮記義疏云射後三獻禮成而賓出故曰異姓至讓而止同姓則成之異姓出則無賓無賓則亦不用膳宰為主人而君自為主也酒醴維醑嘉魚所謂旨且多即燕禮無算爵時

也以三尺柄之大斗

孔疏

瀉酒於樽酌而祝以黃耆而

於此黃耆台背之老又使緝御之人

詩所

在前引之在

後翼之

鄭箋

庶幾享永年之壽為國家之祥而助以大

福也詩之深愛悱惻至終燕不倦所謂戚戚也謂之

忠厚不亦宜乎集傳興也毛失注○周禮序官司几

筵注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疏言設席之法先設者皆

言筵後加者為席此詩箋云王與族人燕年稚者為

設筵而已按王席五重莞藻次蒲熊筵即莞蒲之屬

為之司几筵文有莞筵蒲筵是也筵席雖同而大小

殊製非僅鋪與藉之別而已筵之度九尺工考席之廣

三尺三寸三分

禮記注

九尺之筵鋪之於地藉以三尺

三寸三分之席餘筵當有五尺六寸七分用以鋪陳

品物為屈為綵為錯尚有餘地可以升筵行禮蓋筵

如今藉地之氈席如今墊褥疏家但以上下明之而

不計其廣長之數故為別而著之几亦有五玉彫彤

漆素是也

周禮注

馬融云几長二尺阮謏云長五尺高

廣二尺禮圖云几兩端赤中央黑禮書云席當設於
賓未至之先几當授於行禮之際其將授也必拂其
授之也必拜送其受也必拜荅執之或橫有司或中微

攝聘

受之或受其足

昏聘

或受於手間

有司

昏聘公食

皆有几冠鄉飲鄉射燕皆無几明堂位夏后氏以琖
殷以斚周以爵注云斚畫禾稼禮書云斚有耳風俗
通云上口曰臚下口曰盂爾雅台背壽也舍人曰皮
膚消瘠背若鮐魚劉逵注吳都賦云鮐鮐狀如科斗

大者長尺餘有毒馮疏本草作鰈爾雅翼云鰈即今
河豚皮有刺觸人手老人皮膚粗硬似之故曰台背
但河豚非西北產不知詩人何以入詠按今北河甚
多此魚馮氏未之見耳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既醉以酒爾
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
有俶公尸嘉告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
儀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類維

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脩其脩維何天被爾祿

君子萬年景命有僕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

以孫子

福方墨反明彌郎反儀音俄時
子匪類平上去通壺脩上去通

此祀廟受釐之樂歌

古義

言公尸飫其飲食報以大福

而命祝嘏之也箋以醉飽指旅酬至無算爵後儒因

主燕立說

蘇李
呂嚴

集傳遂以為父兄答行葦非其義矣

詩辭首尾相銜最為朗暢箋以五福訓景福疏家附

之東坡遂有既醉備五福論集傳詩記詩緝又皆析

祚胤為二義不復見詩人指歸所在竊意福之大者
莫大於賢嗣而後嗣之賢必由身倡故先以君子之
昭明高朗發其端而嘉告之辭獨惓惓於孝子之錫
類下三章纏聯伸引總以反復疏明此意篇中四舉
萬年皆統後世為言六帖非第祝君子之壽也一章言
三脩之後尸告旨告飽而報以萬年大福也既者盡
其禮終其事毛傳飽德者所謂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也
二章言自饋食至於獻尸爾殽具舉而報以昭明之

道使萬年為明君也

義疏

殺謂脊幹骼肩折俎庶羞及

牢肝之類介爾昭明謂發其智慮

丘氏

即商書錫王勇

智之意三章承上昭明而極言之願其有終而因致

之嘏也融者明之盛高朗者明之極萬年皆此高朗

則能善其終矣

義

終必有始而今既有始

集傳

蓋據始

以願其終也讀詩記曰周之追王止於太王則宗廟

之祭尸之尊者乃公尸也

傳箋謂公尸用卿非

嘉告者以善言

來告自此至末皆嘉告之辭四章言嘉告云何惟薦

豆之薦既潔清而美

鄭箋

而助祭之朋友又皆以威儀

相檢助謂盡誠敬以祀神而神歆之猶楚茨苾苾孝

祀及齊稷匡敕之云也助祭者皆敬則主祭者之威

儀自無不敬矣

何楷

五章言威儀之攝非暫攝也禮之

節次不一威儀亦不一而皆中其節故曰孔時也君

子有孝子集傳謂主人之嗣子是也

舊謂有孝子之行者非

特

牲旅酬後有嗣舉奠之節文王世子其登餽獻受爵

則以上嗣嗣子固與尸為禮者故嘏辭特著之明君

子之景福係乎此也君子率其嗣子致孝於宗廟而
嗣子又有不匱之孝祭義云博施備物可謂不匱其
義然也傳云類善也箋云廣之以教導天下也六章
言錫類云何蓋其事即在家庭之間宮中之巷曰壺
爾雅下文錫祚肩釐士女皆室家之壺也祚福也說文肩
嗣也毛傳永錫其福祚於後肩箋義則孝子之後復生孝
子而類錫於萬年矣七章言祚肩云何蓋天錫祚於
爾之肩子還被以爾所受之天祿僕附也至於萬年

之久大命依然附屬周書所謂維王子子孫孫永保

民也

古義

八章言景命之僕云何蓋古今治亂之由多

起於婦人而周家世有賢妃尤當使徽音常嗣故綴

辭及此釐予也

集傳

予爾以女之有士行者猶云天立

厥配也有女士乃有賢胤故曰從以孫子先儒以麟

趾為關雎之應斯之謂歟張次仲曰從以孫子則昭

明高朗終始相仍萬年景福皆於此祭承之所謂嘉

告者如此序曰太平而行者謂人有士君子之行於

詩無當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
飲福祿來成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
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為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
酒既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鳧鷖在梁公尸
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鳧
鷖在疊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

無有後艱

宜魚何反為音譌下音戶降戶工反艱讀垠
龍氏謂假其右旁之音以為韻如福之讀偏

也

此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樂

集傳

箋謂明日又設禮而

與尸燕是也序言守成推論之如此耳衍序濫及神

祇則誤矣以鳧鷖之在興公尸之來而屢易其處者

豈禮器所謂于彼于此索祭於祊之義歟涇水近鎬

詩人即所見以起興則沙渚淶臺亦據涇水言之前

日為尸未免有象神之勞今則為賓而安享其逸

黃氏

故歷陳其安處和樂如水鳥之得其所也

本義

篇內五

言福祿皆屬主人序所謂太平君子也此詩格調略似小雅首章已盡其意下四章乃反覆詠歎之

張今記

按全詩雖無大別亦有次第可求者水鳥以得水為安在涇故興寧寧者受几安坐也飲啄以出水為適在沙故興宜宜者行禮順適也水中高地乃可居在渚故興處處者得其所止也淥為水所會有尊象焉故興宗宗者王所尊崇也

集傳來宗之宗尊也

臺為山峽中足

盤桓焉故興止止者留而未去也其言酒殽也一二

章言清馨多嘉而已三章言湑脯乃指其名物四章言既燕則就饗之矣五章言欣欣芬芬則饜飫之矣其言福祿也初言自來相就

說文

次言神之扶助

鄭箋

三

言自天而下四章兩言之先言攸降承上來下言下之不已則積而崇高故曰來崇末言無有後艱孫月峰謂滿篇懽喜宴樂而以無有後艱句收可見兢兢戒慎意按箋泥衍序神祇祖考之說強分宗廟四方萬物天地社稷山川七祀之尸歐陽氏斥之是矣後

人又鑿為后稷祖紺太王季文王之尸尤為誕妄
距諛放淫是在好學深思之君子。爾雅鵲沈鳧陸
疏大小如鴨卑脚短喙水鳥之謹愿者埤雅鷺鳧屬
鳧好沒鷺好浮蒼頡解詁鷺鷥也禽經鷺信鳥也爾
雅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彤夏曰復胙鄭目錄云上
大夫既祭儻尸於堂若下大夫祭畢禮尸於室中天
子諸侯之祭明日而繹禮書云繹於明日則異牲賓
尸於祭日則正祭之牲而已說文沙水中散石也漚

小水入大水也漢志注壘者水流峽間兩岸深若門也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祿無疆四方之綱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暨

舊分四章章六句今依詩緝作六章章四句子

獎禮反德都木反上入通命彌本反命申平去通福古墨反友音以

序曰嘉成王義無可更以為荅鳧鷖未敢信也全篇

皆言成王能樂其臣民以共享太平之福

田間

而令德

其本也故首章提其綱下五章承上分疏之一章言

可嘉可樂之成王有光顯之善德以安民官人皆得

其宜故能受福祿於天也

鄭箋

二章申言受祿之實言

天既保安之右助之命為天子矣又申命用休焉惟

王自求多福宜其子孫蕃衍傳之無窮蓋嘉之而致

其祝也三四兩章申言令德之實穆穆敬也皇皇美

也

爾雅

宜君猶宜王言其有君王之度也

舊分屬天子諸侯者非

所以然者為其不作聰明以致愆不敢疏略以致忘

而能循祖考之舊法也其容止謹密

初楚傳

言語有序

詩緝此德音不可以為聲名

故能有嫌盡釋有過盡恕

田問

虛心聽

納惟諸臣之同德者循用之也

詩所

五章承上言能循

舊法而任羣賢所以坐受無疆之福以握持天下之

樞要故曰四方之綱也綱舉則紀立不惟君受其福

臣亦共享其安蓋上無督責之事下無疑畏之心則

君臣猶朋友矣

田間

故曰燕及朋友也六章又承上言

惟羣臣賴上以安故外而百辟內而卿士皆致其媚
愛以天子之心為心益勤於職而不懈斯民因得休
息焉是不惟燕及朋友抑且燕及庶民而君子宜民
人之德益以光大所以可嘉可樂蓋嘉之而又致其
規也讀詩記曰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上下交而為
泰之時也泰之時所憂者怠荒而已所以終於不解
于位民之攸墜也嚴華谷曰鄭氏以穆皇二句為子

孫愆忘二句為成王文義斷續此由分章之誤也穆
穆皇皇與抑抑秩秩一體率由舊章與率由羣匹相
對皆言成王也又曰不愆不忘為率由舊章言之無
怨無惡為率由羣辟言之黃東發曰諸家以六句為
章岷隱華谷以四句為章文義甚順錢氏詩學曰穆
皇以下通指成王若謂王者不可稱君則大哉堯之
為君君哉舜也何以稱焉嚴氏質疑曰威儀以下集
註謂稱願子孫之辭玩詩意主於嘉成王不應連章

累牘美其子孫今從詩緝所定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餼糧于橐
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篤公劉
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歎陟則在巘復
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篤公劉逝彼百
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覲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
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
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

飽食之飲之君之宗之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罔相
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
夕陽幽居允荒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
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迺密芮
鞠之即

二章釋文獻音言四章平上通詩所
求二句無韻或曰四之字自為韻

序言召康公戒成王蓋與周公陳七月之意同七月
但陳民俗故繫之風公劉之詩則言遷國弼制之事
臨川王氏謂稱時之甚微以懲其盈稱事之甚勤以

懲其逸深得召公陳戒之旨若其庶繁之象兵食之
足一時軍制賦法作廟立宗燕饗諸大典並起於此
雖草創之時而規模宏遠繫之大雅職是故歟六章
皆冠以篤公劉句蓋自不虛失官再世不振惟公劉
克篤前烈開周家一代忠厚之治故疊美之以告王
使不忘也一章述公劉在西戎而謀遷幽也詩緝公劉
以戎程之間不可安居故不以所居為居不以所安
為安鄭箋猶漢高言我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也

於是整飭邊郵嚴其守禦

古義疆場以邊境言非指田也

左傳言疆

場無主則民生心故致警備以防戎翟之乘虛突犯

為居者設衛也

古義

疆圍固矣儲峙尤不可虛今有露

積倉廩則居者可守有乾餼糧米則行者可資因思

集民遷徙以光大其國無使長處於幽昧而道途之

間猶不可以無備也既張弓矢以禦遠又揚舉干戈

威以禦近

古義

兵威既整防護加嚴然後可以開道而

行也

鄭箋

蓋新都址基未定無空國而去之理故居者

行者並為經理周密所以為厚民也二章述至幽相

土也

集傳

原即下章之溥原故著斯字以明之宣布也

舊訓為徧
今不用

言公劉至此原而相度見從遷者之庶繁

知其情之咸順乃布告以定都之事

尊

民皆欣然聽

命無復愁歎與民不適有居者異矣於是由原而陟

高山復由山而降於原相度形勢反覆周詳雖勞不

恤也既上下於山原矣何故復用舟楫乎以用也之

如鸛之鵠之之之疑為逝百泉起索也

每訓為帶未
見所据今從

說文解亦未敢信為必然也

維時公劉則有玉瑤所飾之容刀以

為佩焉

古義

讀詩記曰以如是之佩服親如是之勞苦

斯其所以為厚民歟三章言營度既定而廬居也溥

原廣濶而百泉包絡之非廻環周覽不能審也故雖

上下相度又必御舟以逝

御詩汎汎其逝是舟行為逝也

而原之四

周並得親臨諦視焉

說文瞻臨視也

南岡即巘之南岡京即

原之高大者也下觀既徧乃復上觀陟南岡而觀於

京其向背之形拱峙之勢始未覲而今乃覲也始之

降原視其腹裏繼之瞻原周其邪廓始之陟嶽從北望南以攬其大凡繼之陟岡從南望北以正其方面

詩

既見此京為衆所宜居之野遂定都於此於是即

其野而處之為廬而旅居之

如戴公廬
漕之廬

出號施令詢

謀衆庶皆於是焉蓋家室未備草次羈寓之時也

詩所

四章述營建畢而舉遷廟之禮

古禮義

因燕饗而定經制

以整屬其民上則皆統於君下則各統於宗也

呂氏記

安也

集傳

初尚羈寓今則營室成而安居於此也下三

句言遷廟之事蹌蹌濟濟凡有事於新廟者威儀皆

整齊也筵几神之筵几祭統謂鋪筵設同几是也

男女

一几為同几

既登乃依者主既登坐神即依於筵几也大

戴記諸侯遷廟禮奉衣服者至於新廟筵於戶牖間

君入視奠幣於几東即其事也遷禮既畢乃揀日而

祭此越日事故詩所敘止此

古義舊以筵几為燕設恐非

下五句

乃言落成之燕曹者輩類之言

孔疏

謂羣臣也

舊以為羣牧之

地恐非

造就也

說文

進之使就我明欲與之燕也執豕酌

匏物雖甚質而意則有餘即飲食之間而上下以辨

君道彰焉親疏以別宗法立焉太宰以九兩繫邦國

之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五曰宗以宗得民其源蓋肇

於此

舊訓宗為尊今不用

五章述授田制賦建立國之本也既

溥以原言既長以泉言

田間

景岡相觀皆就田言

通言解

考之日景參之高岡相其陰陽寒暖之宜觀其水泉

灌溉之利

蘇論

使種植各適其宜盡地利也

田間

以定軍

賦則有正而無羨

義箋

以定稅法則合作而均收既而

又度山西之田以廣之而幽人之居於是益大矣

集傳

六章總叙其始終也

集傳

于幽斯館謂廬旅時將作宮

室定民居因令民攝衣涉渭其深者則乘舟橫渡取

彼厲

同礪

刀之石經鍛之鐵以備器用至于止基既定

乃經理諸務如上授田制賦之類也爰衆爰有以下

乃言遷幽以後歸附之人愈多愈有有夾皇澗而兩

邊以居者有邇過澗而向水以居者皆所謂旅也來

止之旅日以益繁兩澗之旁不足以容又就菑水之

外以居之

爾雅溫
外為鞠

蓋風氣日開編民日衆規模日廣

有方興未艾之象焉周之王業已兆于此

呂記

毛鄭乃

謂迫逐而遷豈其然哉○古義曰邠在令武功縣幽

在令邠州皆屬陝西西安府相去特百餘里然自不

窟已竄於戎翟之間不居邠矣程泰之謂慶州南三

百里有不窟城是公劉自不窟城遷邠自邠遷也廣

輿記云平涼府涇州有泉眼百餘大旱不竭即百泉

也季本云百泉者平涼府北地所出之水皆流入涇

至邠州據此則邠州乃涇水所經而百泉則入於涇水自平涼而來者也又曰溥原即豳地以其地廣平則曰原狀其大則曰溥非先有此地名也京大也與溥義同因原地廣大故贊之曰溥又呼之以京耳明辨錄曰豳地近涇而遠渭何以遽能涉渭橫渡觀下文芮鞬之即而知公劉之民徧於皇過二澗由長武而南聯屬隴州皆其境宇故得涉渭耳史記云自漆沮渡渭若非從隴寶鳳汧更無涉渭之處又曰周禮

雍州其川渭汭汭與芮通乃入涇之水名令長武有
宣祿川一名黑水河由隴州發源與靈臺河合即古
汭水愚按漢志芮水出右扶風汭縣吳山西北東入
涇注引此詩為證汭縣今鳳翔府隴州何景明則謂
邠州別有芮水入涇其汭水之在隴州者入渭不入
涇與志違異當以明辨錄之言為正詩總聞曰傍渭
澗名甚多有神澗有百澗有長澗有夾澗有歷澗酈
氏謂渭水東而右合南山五溪水夾澗流注之恐便

是夾其皇澗歷即過也說文云揚飛舉也揚之訓鉞

義無所出

古義

嶽通作甌爾雅重甌隙郭云形如累兩

甌甌甌也愚謂郭自解重甌之隙耳詩只云嶽則非

重者但山形如甌而已疏云鞞者刀鞘之名琫者鞘

之上飾愚按三朝禮天子玉琫而琕琕諸侯盪琫而

琕琕乃刀鞘受飾之處名為琫耳容刀謂容飾之刀

其容飾處當在柄即所謂琕也玉瑤兩物或飾之刀

柄或飾之鞘上疏解未融箋云三單無羨卒也朱康

流謂軍法五人為伍二伍為什散其什伍布於井里
則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三三而九餘一為單合而再
計復得九人則再授一井之田故曰三單此與上下
文義似覺聯絡而立說太巧不敢從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饑饉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壘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漑豈弟君子民之攸塋

一三章皆平上去
通二章平上通

公劉以下三詩序皆謂召康公戒成王而戒之之意則各有主此篇大指與召誥相表裏蓋欲王以德化民也召誥之言曰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於天下越王顯是此篇之的實義疏行者泥於左傳之文綴以皇天親有德饗有道傳箋遂以祭祀立說後儒亦以詩言饗饔濯蠶是祭祀所用不復置疑獨黃實夫知詩意在於告成王以治民之理而於衍序猶多曲護至朱子標之為興而是詩之障蔽撤矣顧取

興之意是以挹注之勤興豈弟之德集傳乃以行潦

起君子其義轉寬今參取集解集傳之說而以鄙說

申之蓋父母無可棄之子王者無終棄之民

蘇中養傳

不中才養不才父母之道也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王

者之治也惟君子樂易為德豈以強教弟以悅安順

道其民底於有功如酌行潦者之勤於挹注自然漸

致澄清而物歸有用召誥所謂民若有功誠於小民

今休也召公之意在於化殷頑故取行潦為喻行潦

至濁宜無可用但使酌而挹之大器俟其澄而注之

小器以為用

孔疏

則可沃米再烝以為醴食焉亦可濯

疊使潔以備器用焉至於凡物無不可資其盪滌則

行潦為挹注所變化矣三章皆發端於洞者戒其無

邀近功為迫處之治召誥所謂勿以小民淫用匪彛

亦敢殄戮用乂也強教則有父之尊悅安則有母之

親

表記呂注

攸歸攸塋皆終首章父母之義

張記

毛不言興

今從集傳為興。孔疏釋言云饋餽稔也孫炎曰烝

之曰饋說文饋一烝米也餹飯氣流也然則烝米謂之饋饋必餹而熟之故曰饋餹釋訓饔酒食也按周禮司尊彝四時之祭皆有罍周南卷耳我姑酌彼金罍是祭與燕皆有罍不必定為祭器也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宣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伴
與爾游矣優游爾休矣宣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
首矣爾土宇畋章亦孔之厚矣宣弟君子俾爾彌爾性
百神爾主矣爾受命長矣弗祿爾康矣宣弟君子俾爾

彌爾性純嘏爾常矣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宣
弟君子四方為則顯顯印印如圭如璋令聞令望宣弟
君子四方為綱鳳凰于飛翩翩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
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鳳凰于飛翩翩其羽亦傳
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鳳凰鳴矣于
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蓁蓁萋萋離離喈喈君子
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

歌

一章阿歌南音隔韻三章厚音戶七章平上通
羽字不入韻八章命彌各反音混十章馳音陀

集傳謂召康公從成王游歌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
作此以為戒就詩詞玩之情事應爾後人援引竹書
及古樂府神鳳操以實之殊不必也本書所輯非見
於經史者概不敢登今按此詩義訓舊解多誤今惟
首章托興及七章鳳凰之說從箋一章因游卷阿感
飄風而發興也義毛大陵曰阿鄭箋卷曲也毛傳君子指王
也傳詩美君子每言豈弟者君子以豈弟為德也有
虛中屈體之大陵則化養萬物之迴風自南入之箋義

興人君虛中屈體則善言得而進之

古義

有卷者阿興

君子也飄風自南興矢音也

舊興求賢非也

此時王方登阿

披風樂而歌之康公因託賡歌之義

以因

陳所欲言

其下九章皆所矢之音也二三四章雖言壽考福祿

之盛而寓規於祝全在俾爾彌爾性一句彌滿也滿

性之量

詩牘

即盡性之謂

陸堂

故三章頌禱之言屢進加

隆而此言不易如從舊說以為終其壽命則累幅連

章皆成導諛恐非詩意伴與無凝滯也優游無迫促

也

詩

牖休息也此主游歌之樂言取大也

毛

傳章著也

蘇

厚者基圖鞏固之意

古義

此主富有之業言受命長者

自文武受命至今其來長也第祿康者承藉先業安

享其福也此主數世之澤言皆据已然之事而侈言

之王當思所以保其終也所願乎王者惟能充滿其

德性毋使虧缺

呂記

則能肖先公悠久

周禮注

之業

周之先世

多

為山川百神之主而常享此純全之福嘏矣先公

首對目前行樂言百神主對奄有土宇言純嘏常對

承藉弗祿言黃實夫曰二章先言至治之樂而後進其保治之說三章先言有天下之盛而後進其保天下之說四章先言享福祿之慶而後進其保福祿之說反而思之先公之業不繼則伴奭優游何足樂宗廟社稷之不我享則土宇畝章何足榮純嘏大福之不可常則受命之長何足恃按三俾字已為用賢伏脉故五章遂言用賢之事蓋俾彌爾性雖存乎王之懋脩而必資賢者之引翼召誥所謂毋遺壽考是也

馮可為依者翼可為輔者集傳孝可為感化者德可為

軌訓者

孔疏

引導其前也翼相其左右也上言俾爾孰

俾之賢者俾之也

張記

惟得賢以自輔則德日脩而四

方以為法矣六章言王有賢者以禮義相切磋則顯

顯然體貌敬順印印然志氣高明

鄭箋

德性純粹如圭

璋而遠者傳其聲譽近者挹其丰裁

古義

皆彌性之驗

詩

而得賢之所致也能如此則天下繫於一人而四

方以為綱領矣

輔氏

為則以教化言為綱以政治言

詩

七八章因時有鳳凰至而取以為興

鄭箋

以下廣言人

材之盛也

呂記

按書君奭篇耆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

聞蔡注卷阿鳴於高岡乃詠其實則鳳至非妄說也

鳳凰于飛翩翩其羽即羽可用為儀之義亦集爰止

者覽輝而下猶賢者之觀光於國也亦傳於天者翔

於寥廓猶賢者之升用於朝也吉士吉人者皋陶論

九德終之以吉哉周公言立政惟用吉士吉之為言

善也

說文

藹藹猶濟濟

毛傳

媚者順而不拂之意事君則

格心而不犯治民則同欲而不擾所以為吉也

張蓋記

下集所止上戾於天鳥之性也上而愛君下而愛民賢之心也特不用則不得自効故使之命之維望于

王也九章言高岡之鳳凰萬世之賢也朝陽之梧桐

盛明之主也

張記

前言飛者喻其才智此言鳴者擬其

都吁蓋鳳凰非梧桐不棲賢者非明君不附

詩必梧所

桐有葦萋之盛斯鳳凰有雖喈之鳴故末章承上興

意

集傳

遂戒王以廣用賢才也王者之禮賢也安車以

徵之良馬以錫之儀物先備禮數周詳故即從游之
車馬極誇其庶多閑馳以發動之不言其事而義自
見古大臣隨事進勗往往如此矢詩即矢音不多者
見心所欲陳非矢詩所能盡古義遂歌者繼王之聲而
歌之所謂賡載歌也集傳何黃如曰詩雖戒王還為賡

歌而發故語多諷而無規切之辭游卷阿雖實事而
發端寄意畢竟是興非賦○爾雅鷗鳳其雌皇郭曰
鷄頭蛇頸燕頤龜背魚尾五彩色高六尺許邢曰漢

時鳳凰數至漢書云高五六尺是也說文字從鳥凡
聲鳳飛則羣鳥從以萬數故鳳古作朋字山海經云
丹山之穴有鳥焉其狀如鶴五彩而文名曰鳳首文
曰德翼文曰順背文曰義膺文曰仁腹文曰信飲食
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大安寧爾雅櫨梧又云榮桐木
郭皆以為梧桐羅願云梧者植物之多陰者青皮白
骨生莢如箕子綴箕上多者至五六含之味如芡桐
名榮者以三月華應陽而作其榮可紀故名榮也梧

與桐既異而桐之中又有數種青白之外復有岡桐
即油桐也今詩所云梧桐乃爾雅所云櫟梧與榮無
與



虞東學詩卷九